

January 2016

## Reflections on the Post-Modernist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So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Song.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Post-Modernist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201-20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

李 松

**摘要:**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在叙史的体例、思路、方法等方面开辟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范式。它具有如下五个特点:第一,秉持文化视野的文学观。文学内涵大大扩容,模糊了文学与文化的边界;第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去分化的理念;第三,主张文学史的建构观。第四,拆解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强调历史横断面的小叙事;第五,重视文学接受的考察。辨析该书文学史观念的思想依据,有利于更深刻理解其知识背景与历史语境,并且对这种文学史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新美国文学史》; 文化研究; 建构; 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李松,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史哲学、文化研究、美学等。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ZD166]“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项目“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暨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电子邮箱:diamond1023@163.com

**Title:** Reflections on the Post-Modernist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Abstract:** Greil Marcus and Werner Sollers'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ts a new paradigm for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in the aspects of styl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ology. It has the following major features. First, it holds a literary view of culture vision. Therefore, the connotation of literature is expanded greatly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s blurred. Secondly, it embodies the principle of dedifferentiation in post-modernism culture. Thirdly, it advocates a constructional view on literary history. Fourthly, it disassembles the meta-narrative of an ontological history and emphasizes on the micro-narrative of history transection. Lastly, it values the investigation of literary acceptance. Examini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in this book will enabl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on; micro-narrative; postmodernism

**Author:** Li So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hist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aesthetics. Email:diamond1023@163.com

## 前 言

继《新法国文学史》(1989)、《新德国文学史》<sup>①</sup>(2005)问世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国别体“新文学史”系列于2009年9月出版了史诗般的

巨著《新美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全书总页数1128页,正文页数1095页。该书由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和英国文学以及非洲和非洲裔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沃纳·索勒斯教授(Werner Sollers)共同主编。这部

文学史一经面世,美国的学界和媒体反响极大,被《出版人周刊》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书籍”。《纽约杂志》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一本重要的、兼收并蓄的厚重文集”(Thomas Colchie 3)。《波士顿凤凰报》则将该书列为“2009礼品书首选:读者快事。”认为“《新美国文学史》不仅涵盖了1507至2008年间美国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探索了它所经历过的低谷。该书不仅给文化、历史和政治爱好者奉上了有滋有味的佳肴,同时还附有一些智慧的佐料”(Peter Kadzis)。《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华尔街日报》《观察家》《芝加哥论坛报》《财富》《高等教育纪事》等二十多家媒体纷纷热评,惊呼:文学史可以这样写?!这一惊叹既有首肯,也有质疑。

《新美国文学史》的体例是以之前出版的《新法国文学史》为范本,哈佛教授王德威对这一文本的书写思路有相当精要的概括:“法国文学史的编者非常清楚地说,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大叙事完全解散,解散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点状辐射式的脉络,在这个脉络中被引用出来的各个时间、作品、作家、运动等相互产生激荡,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从那一页的那个时间点上进入到复杂的、广阔的法国文学律动的世界里,这是法国文学史编纂最基本的原则”(王德威)。这个原则成为了哈佛版的“参考书库(Reference Library)”,新文学史系列的每一种文学史著作的理念与学术传统,也是解读《新美国文学史》的进路。《新美国文学史》采用编年体形式,由每一个作者选取一个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时间点。出版的定稿以时间作为主轴,串联起216篇相对独立的文章,贯穿自1507年至2008年美国建国前后500余年的历史。这种编撰体例形成的篇章如同本雅明提出的“星丛”概念,即文章呈现为“思想的碎片”。“每一个理念都是一颗行星,都像相互关联的行星一样与其他理念相关联。这种本质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构成真理的因素”(本雅明7)。本雅明认为观念的本质既独立于现象,又彼此独立,如同天体中和谐运行并不接触的行星,但它们和谐运作又构成“星丛”。200多篇相对独立的文章如同星星组成“星丛”一般的长篇文学史史诗。读者打开任何一页漫游其中,从不同角度进入关于“美国经验”(America experience)、“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的历史断层,从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学科的视域融合中发现每一个篇章之间各自的轨道和相互关联,最终脑海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星丛”的景观。

就笔者目前所见,国内学界关于《新美国文学史》的研究只有郭英剑教授一篇文章,<sup>②</sup>但是该书的文学史理念具有范式转型的方向性意义,有必要廓清其理路、评价其得失。笔者拟从文学史理论的角度分析该书叙史方法的思想依据,并对构成其文学史思想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性批判。

## 一、文化视野的文学观

《新美国文学史》文学观念内涵的转变,与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范式转型有关。“新文化史”的命名源自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sup>③</sup>该书认为,“新文化史”不同于19世纪末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哈伊津伊(John Huizinga)所创作的古典文化史,它取代了“新史学”中的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等视角。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同时,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

在“新文化史”的视域中,《新美国文学史》经历了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建构了一种文化意义的文学观。该书将文学内涵大大扩容,模糊了文学与文化的边界,甚至干脆以文化范畴取代文学,其内容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纽约时报》评论道:“《新美国文学史》不同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其他文集[……]它超脱了任何标准的文学定义。除开那些包括书面文字的作品之外,其对象还涉及战争纪念碑、爵士乐、博物馆、连载漫画、电影、电台、音乐剧、摩天大楼、神经机械学以及摄影,等等”(Patricia Cohen)。这种做法超越

了文学史写作通常要处理的体裁分类。“这本书表达了对于棘手的文学史体裁的反思。一般而言,常规的文学史陷于直接批评与历史叙述的断裂,最后转向对作者生平和常规的文学名著的乏味陈述”(Christopher Shea)。而该书打破体裁分类各自为政的格局,将学理批评和历史叙述有机结合。“数百作者所写的文章虽然简短,但是所涵盖的思想却很广泛。他们基本上涉及到了造就今天的我们的所有一切事物——从猫王到奥巴马”(John Gazy)。是什么样的历程、事件造就了今天的美国?——这是该书明确的问题意识,即着眼于当下,聚焦于问题,沉浸于细节。《出版周刊》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和美国研究的巨大成就,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照亮了严肃的、解释性的参考书出版的道路”(Jonathan Bill)。既有如同网络搜索引擎的功能一样可以提供的百科知识,又提供了严谨负责、富有启发的认知思路。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十二大类:(1)文学类:如《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1955年12月,纳博科夫的〈洛丽塔〉》;(2)电影类:如《1941,公民凯恩》、《1982,疯狂街头》;(3)音乐类:如《1953年1月1日,乡村音乐》、《1962年,鲍勃·迪伦写作〈伍迪之歌〉》;(4)文献类:如《1776,独立宣言》、《1944,第二权利法案》;(5)人物类:如《1693-94,爱德华·泰勒》、《T. S. 艾略特与 D. H. 劳伦斯》、《2008,贝拉克·奥巴马》;(6)物质类:如《1884年7月,划线机》、《1935,摩天大楼》、《1945年8月6日,上午10:45,原子弹》;(7)事件类:如《1801年3月4日,杰斐逊的第一次就职演说》、《1903年,蓝调的发明》;(8)观念类:如《1872年11月5日,男女天生平等》;(9)学科类:如《1948,诺伯特·维纳,控制论》、《1960,心理学》;(10)文化读物类:如《1965年10月,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自传》;(11)社会现象类:如《1969年12月12日,越南的眼睛》;(12)社会运动类:如《1850年7月,玛格丽特·福勒与超验主义运动》。

虽然该书的主编沃纳·索勒斯说:“在广义的现代美国文化中,文学的定义被扩大了。我不认为我们以前卫的姿态把文学往前推进到原本已经到达的地方。”“我们不想把这本书叫做是文化史,因为那实在是太潮(trendy)了。而是应该被称为‘软知识’(intellectually soft)”(Werner

Sollors)。但是,实际上该书的内在理论与实际表达恰恰反映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观,即借助文化透视历史与社会的文学性。索勒斯说,希望以文学为中心,但依旧把所有形态的作品都包括在内了。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这一概念,认为是这一概念扩大了他们的选材范围,即凡是与“美国制造”有关联的,全部可以入选。他特别提到并引用了普里西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的话:“该书是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到历史研究之中的——看到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争取搞懂历史。”他认为这话比自己说的都好(Priscilla Wald)。该书基本主题的设置与体例的安排,除了与马库斯、索勒斯作为主编的总体理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欧美人文学界一种总体的思想倾向。因为200多位作者大多出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名校,以及加拿大、英国、德国等高校。

该书将文化视作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互为影响的因素,而不是仅仅被动地由经济所决定。其编者试图“透过文学的透镜重新审视美国的经验”。凡是与美国经验有关的,或者说,凡是透过文学的透镜能够看到的美国经验,都应该是可以被讨论的对象。有记者问:“如何通过美国文学改变或者加强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换句话说,文学史为什么很有必要?”格雷尔·马库斯回答道:

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努力弄明白美国到底是什么。这个国家本身——甚至在它作为一个民族之前——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重大主题:在各种书写中,在大众播音中,在音乐中,在舞台上,在银幕中。因而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一种关于自身的深刻的、万花筒式的文学表达——但是,不仅如此,文学在最广大的意义上试图说明这个国家是什么,这一话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辩题,即美国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Greil Marcus)

马库斯提出了一个《新美国文学史》的核心宗旨,那就是尽最大可能从文学史角度去发现“美国可能是什么”;并且隐含着价值判断的旨

趣,即美国“应该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该书则试图揭示美国历史中的国民心灵。

有媒体进一步追问:当努力理解轴心式历史时刻的时候,为什么非传统的文学意义上的资源显得那么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书写一定要溢出审美自律论的文学边界?沃纳·索勒斯说:“这个过程并不企图去创造一部新的经典,或者推翻一部旧的经典。而只是去选择那些让我们觉得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对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史、政治、环境不同的兴趣,我们的不同趣味很可能会使读者着迷,给他们以灵感”(Werner Sollors)。推翻经典,重塑经典,意味着通过文化权力制造文学差序格局。而索勒斯试图在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并非一元而是多元、并非直线而是网状的文化空间寻找可以引发意义诞生的入口,把文学放置在一个球状的网格化空间,寻求一种更宽泛的理解。

##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去分化

现代性文化的特点之一体现在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而后现代文化则出现了去分化的倾向。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自律与他律、审美与政治、经典与通俗等鸿沟与壁垒被后现代主义填平、打破了。菲特勒提出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这一说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信念。

(一) 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失。《新美国文学史》最大的特色是文学与文化边界的模糊,该书将文学从传统所定义的纸质文本向日常生活的器物文化、大众文化以及作为日常活动的生活方式蔓延。正如一些媒体所概括的:“马库斯和索勒斯编纂了一部杰出的美国史。他们对于文学的广义定义包括‘不仅是书写的,还有声音的、表达的、发明的任何形式’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新美国文学史》告诉人们,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多么充满活力,多么丰富多彩”(Lacey, Galbraith)。“这本书可以称作文学史,但是更是一本内容宽泛的文化史,更像一部多种语言形式——小说、散文、戏剧、公开演讲和私人信件、布道等等的历史[……]编辑者所做的选择非常明智,这些文章作者的思想也饱含激情(Elizabeth Taylor)。《纽约书评》作者拉里·麦克孟瑞(Larry

McMurtry)认为:“对整本书的感觉是宏大的史诗[……]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作为一个评论者极少会有的感觉:自豪。不是对美国政治或政策的自豪,而是对我们的言说的自豪[……]在我看来,可能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在于他们能够精准地找到一种事实与另外一种事实之间的联系[……]所有主要的作家,不管是诗歌方面的还是散文方面的,都写出了有思想的文章”(Larry McMurtry 11)。从上述肯定性评价可以看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内涵具有艺术与非艺术互相混融的特性。

该书的理念贯穿着主编马库斯一贯的学术思想。他是资深的音乐评论家,也是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他的摇滚乐评论走向了具有社会介入力量的文化研究领域。格雷尔·马库斯说道:“文学作品的定义是必须与说故事相关。也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例如温切斯特来复枪的发明,“变成上千个故事的源头。这把来复枪成为美国的一种象征,也成为每个人的参照准则。”由此可见,文学史不再单单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言说,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生活,或者导致文学之所以如此面目的一切现象、问题都可以进入文学史叙述。因而可以理解为什么主编认为“文学并不单单指那些被书写的文字,而且还应该包括人们的言说和表达、创作,而不管它们采取的形式是什么”(郭英剑)。

(二)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书评》杂志认为:“它很有分量。它是一部带着文学倾向的‘宏大文化史’,一部雄心勃勃的、大胆的文集。它不仅通过美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或已经被遗忘的文学作品,还通过音乐、艺术、流行文化、演讲、信件、宗教传单、相片和最高法院决议等等,描写了美国的历程”(Donna Seaman)。“宏大文化史”的观念、五色杂陈的文类意味着,该书化解了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精英作为少数群体与“无差别的平均人”的大众之间的对立。后现代主义文化生产放弃了精英主义,转向通俗和流行文化。现代主义所确立的诸多界限随着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媾和而走向瓦解。

《波士顿观察家》认为:“人们对一本冠以《新美国文学史》这么大一个书名的书抱以很高的期望是很自然的。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不仅仅

达到了人们的期望,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些期望[……]埃德加·艾伦·坡所创作的侦探故事与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被相提并论。汉克·威廉姆斯的乡村音乐与佐拉·尼尔·赫斯顿只相距几页。这本书就像美国一样,是一个大熔炉[……]如果你曾经嫉妒英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和奥斯丁,这本书会让你重新爱上美国的信心、创新以及勇气……这是美国历史的财富,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财富”(Michelle Kerns)。上述评价与其说意味着人们接受了《新美国文学史》弥合精英与大众差异的做法,不如说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化消费大众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客观现实。

### 三、文学史意义的建构观

文学史的书写意味着,书写主体对过往作家、作品、思潮等文学现象的体验与思考,然后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与书写策略进行叙述。于是,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呈现为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叙述的主体、角度、方法成为了意义建构的依据。文学史叙述使沉默的历史得以复活,使过去的时刻返回当下,使自在之物焕发多重含义。文学史既然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那么,不同的历史观会决定不同的叙事方法,进而影响意义的发生。

何谓历史?关于历史对象的解释会形成三种不同的历史内涵:历史的实然形态:历史意味着真实发生的事件,即历史本身,这是历史具有客观性的依据。历史的现实形态:历史的存在即地下出土文物、地上文献以及口头历史所获得的历史。历史的可然形态: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对象解释的结果,即历史理解,这是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历史是一种认识的产物,涉及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历史是一种空间存在,涉及本土与世界。由于对“历史”一词的理解不同,学界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观,即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重构论认为存在一种本质的、单一的、客观的历史真实,史家的工作是根据社会背景、文献、物质文化、口述历史重建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新美国文学史》是一种建构论的历史观,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思想是该书的灵魂。这一点并不意外,哈佛大学本来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发源地。

《新美国文学史》是一种建构论的历史观,认为文学史研究意味着书写者借助自己的主体精神力量“重新”“复活”历史。涉及历史理解的理论、情感、体验、趣味等主观因素,——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或者先入之见——不但不是需要悬搁的对象,而且是需要主体与之对话之物。主体在理解中与文本不断交流,从而不断地形成视域融合,形成新的成见,而新的视域又构成下一次理解的起点。“《新美国文学史》所呈现给我们的,相当于美国文化的几何碎片。你可以关注任一点而从中窥得全貌,也可以站得稍远一些对之进行审读,从而获得更宏观的感受。你所看到的更多是现在,而不是过去”(Wes Davis)。历史事实本身是沉默的,历史学家则是历史事实的唤醒者,也是代言者。历史学家的意识与价值立场赋予时间幽暗之谷的某些事实以意义。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20)。史家与史料、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史家只是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史实,实际上历史的意义是主客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新美国文学史》的当代性。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历史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总之,历史研究是历史关照与当下关怀的统一。历史学家只有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地把握过去。《新美国文学史》的起始年份是1507年,即“美国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地图上”的时候。最晚则延伸至该书的当下截稿时间:“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即彼时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这种通贯古今,直逼当下的写法体现了鲜明的当代关怀。

(二)《新美国文学史》的建构性。文学史家自身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决定了对于文献的甄别、选择与运用,讲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建构历史的过程。“《新美国文学史》是一本关于美国人创造了什么,美国创造了什么的书。它是作为主体的作者讲述了美国的哪些方面,以及评述这些作者的撰稿者们又讲述了美国哪些方面的东西。无可否认,对于文学名人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但是

这种做法在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是很严肃的。这种做法存在于这个写作群体的想象之中”(Jill Lepore)。

不妨如此理解《新美国文学史》: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文学的历史的叙述,探讨文学诞生的历史过程。通过美国文学透视“美国经验”与“美国制造”,通过历史的文本化、文学性叙事来认识何谓美国文学。编者认为,新的美国文学史书写的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很多方面都先于美国社会就存在了。他们说:“美国文学不是继承而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什么传统能够独领风骚,也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文学形式,美国历史,包括了文学史、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技术史,但它们一直都是一个“人们如何理解”的问题,也是人们理解之后如何向其他人讲述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既是个体,也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这样来看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自然会把文学与历史有关的其他内容涵盖进来(郭英剑)。《沙龙》杂志认为:“这本出色的书是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鸿篇巨著,充满着探索精神,带给读者诸多惊喜,使人不断受到启发[……]它不单单是参考书或者评论,也不仅仅只是历史或论述,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流派,而是对所有流派的卓越的结合。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却显得是必然、必要的,而且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与其说它是一本文学史,不如说是文学版的历史,是通过我们所创造的文化来表述的历史。它重新解释着我们的过去,塑造着我们的未来[……]在存在着维基百科的这样一个时代,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不能只是陈述事实,而应该告诉我们事实背后的意义,而《新美国文学史》做到了这一点”(Laura Miller)。该书的历史书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行为,力图从史料碎片中拼合一幅令人信服的图像,这种当下的历史叙述联结着过去和将来——当下的立场制约着对过去的阐释,也体现了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期许。

#### 四、走向历史小叙事

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迷恋一种总体性的、一元论的、直线式的、目的论的历史观,这种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关于历史的本质主义观念。与古典文化

史的“自上而下”的“大历史”不同,《新美国文学史》试图发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小历史。它更关注那种边缘的、异质的、个体的历史现象。西方学界的文学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总体性的历史叙事强调宏观的文化视野相比较,小叙事的文学史书写关注历史的边缘、横断面、偶然性、碎片化、非统一性等问题。

小叙事关注微观、边缘的历史对象。小叙事回避宏大叙事的总体性与元叙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多样的和富有特色的历史事物。放弃某种先在的历史观念或本质主义立场,在总体性的语境中寻找别具一格的、多种可能的社会因素,从具体入微特定的文学现象入手。例如该书中的日常叙事:《1670,印有上帝头像的邮票》;《1928,十一月十八日,吹哨子的老鼠》;《1933,〈娃娃脸〉受到审查》等篇章体现了书写者别样的匠心,或者说历史学家的技艺。这种文学史小叙事,走的是“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路径,注重个人趣味的历史发现,呈现特定的文学与社会史实的具体性和多样性。这种发现有时会与某些先入为主的宏大历史观念、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相冲突。对于标举新的“发现”、新的“发明”的《新美国文学史》来说,书写者自然更中意可以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小叙事。小叙事的视角主义反映了历史决定论的局限,它可以弥补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所带来的偏见、遮蔽和盲视。小叙事在丰富研究的路径同时,也对文学边界的限制进行突破。一方面弘扬研究者的个性化眼光,另一方面挑战文学史研究中那些似乎可以不言自明的规范与律条,从而撑破文学惯例的束缚。甚至次文学的、非文学的题材也纳入文学史的视野。例如该书中的篇章:《1903,蓝调的发明;1928,四月八日,星期日,复活节,迪尔西·吉布森上教堂》。

微观视角的文学史书写并不企图用一本文学史著作涵盖一切、包罗一切,也回避采用总体化的大叙事,倒是关注局部的、横断面的历史小叙事。这种做法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消解大叙事对历史细节的遮蔽。总体性的历史叙事长处在于可以概括某一历史时段文学的总体面貌,获得全景效果和整体把握。但是大叙事的解释理论有可能遮蔽复杂的史实内容与具体的历史过程,也可能轻易排斥书写者个人独特的感悟与见解。具体细微的小叙事视角则容易保持某种独特性,

它重视与主流观念相对的边缘历史,与显性观念形态相对的潜在历史文本。可以解放被主流观念压抑的支流叙事,拆解对立观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及文化与知识权力对历史真理的制约。第二,小叙事可以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留下空间。文学史研究固然应该遵循文学知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是宏大视野往往容易强调客观视野而淹没个性化的历史描述。只有史料而没有主体,或者只有主观解释而使史料削足适履,都不可取。小叙事由于为个性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空间,可以在历史史料和生动的研究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第三,寻找理解历史的另类途径。总体性出于对一个时段文学、文化与历史的全面把握,它往往有赖于先在历史观念和逻辑结构。大叙事的基本思路则迷恋总体性的无所不包与宏大体系。大叙事固然有必要,但是在强调多元与对话的时代,毕竟不应该仅仅固守大叙事,小叙事有可能为文学史的多元化和对话主义提供空间。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警醒文学史书写的小叙事所具有的缺陷:因为视角切入度小,有可能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有可能拘泥于琐细的史料而缺乏整体视野,甚至拘囿在繁琐细节之中,失去必要的价值判断。因而采用小叙事视角书写的文学史不应淡化历史意识,应该小中见大、以小视角穿越整体的历史过程。

## 五、重视文学接受的考察

《财富》杂志认为:“要举起格雷尔·马库斯和沃纳·索勒斯所主编的这本厚达1095页的《新美国文学史》,你可能会累得够呛。但是看这本书你可以得到完全的、原创的、甚至让人震惊的教育”(John Lacy 23)。《布法罗新闻》则认为这是“一本信息丰富的、令人愉悦的、甚至颇富启示的书”(Jeff Simon)。《新美国文学史》注意到了阅读史之于文学的意义,该书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体现在打破“作家作品中心论”的陈套,关注读者个体的阅读经验和独特感受。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看,作品完成后,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成其为作品,才完成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使命。因而,文学史不仅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史。

既然是哈佛版的教科书系列之一,使用该书

如何进行文学教学?波尔林(Mark Bauerlein)认为该书所谈到的文学史是支离破碎的。学生到课堂来学习的时候,原本就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没有多少概念,而在学习之后,他们的文学史知识不过是更加凌乱了而已。在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对文学史的学习零散而不系统,而《新美国文学史》对此现状的改变没有做出努力。他认为,对于美国文学基础好的人来说,该书会有启发,读起来也有趣;但对于那些基础不好的人来说,这本书不过是一些学者个人的观点集合而已。最后,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不是美国的文学史,而是多元文化主义浮现的戏剧性事件(郭英剑)。

面对上述质疑,有必要追问主编构思该书时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是谁。索勒斯首先谈到了该书理想的读者问题。他希望《新美国文学史》的读者不仅只是学者、专家,还应该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普通的读者和世界各地有兴趣的人们。其次,他回应了关于教学的疑问。他认为,一般的教学模式是要学生去思考那些固定的作品,但他更希望去讨论这些作品成型的过程,鼓励读者去思考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郭英剑)。也就是引导读者不仅仅思考对象“是什么”,还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和“何以可能”的问题。

那么,读者应该怎么读这本书呢?格雷尔·马库斯认为可以将该书视作卡片的集成,视读者的兴趣,“选择一节,任何一节”(Greil Marcus)作为阅读的入口。沃纳·索勒斯提出的阅读办法是:“按照年份、主题、作者的顺序,或者根据索引来阅读。从那些与众不同的大字标题中获得灵感。从最熟悉的,或者最不熟悉的主题开始。阅读所有关于诗歌、音乐、政治文献等等的篇章。反复来回地翻”(Werner Sollors)。该书的设计出自一种网格化思维,这本书可以被比喻为网状球体,没有正门也没有侧门,没有统一的中心线索也没有总体性元叙事,解构预设的历史观念,抹平各个篇章的地位差异。

## 结 语

现代性哲学具有一元论、目的论、理性化、乐观主义等特点,将人类认识和实践生活的所有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例如,启蒙思想的人类解放、理想主义的精神目的论、历史主义的精神解释学、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等等。总之,将历史理性、政治教化和生活世界表象杂糅,形成一种排斥差异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而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首要特征是“元叙事的终结”(利奥塔 2)。后现代作为一种反思的策略,一种新的文化状态,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反思、重新调整或矫枉过正。德里达通过对逻辑斯中心主义的拆解发起对启蒙理性的激烈批判。

《新美国文学史》的叙史思路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即从一元转向多元,从中心转向非中心,从绝对的统治转向相对,从同一性转向对差异的宽容和共存,由普遍主义转向个别主义,由总体性转向局部性。历史地看,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否定总体性和统一性,提倡差异,提倡共存,提倡宽容和多元,这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尤其对于拆解一种强大的、牢固的中心权力话语时是有效的。然而,需要警惕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局部决定论、不可通约性,甚至虚无主义方案。因此,解构可以作为思想策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绝对的消解有一个悖论,那就是自身也成为消解的对象而不复存在。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解又是建设。

文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而文学史研究则具有理论属性,它需要对自身预设的关于“何谓文学”的前提进行自觉的理论反省。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哲学决定了具体的形式与技巧。文化研究是一个跨越学科,或者说学科联合的领域。向文化研究泛化的文学史学科有必要反思自身的学科边界:文学史书写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史研究可以、能够、应该做什么。无论是现代性历史观,或者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任何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文学史叙述方式都有它的合理性,因而无需强制规定一种统一的规范。总之,《新美国文学史》对于重新反思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价值表现在:改变观照对象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对各种书写思路与方法保持开放的、宽容的态度。

#### 注释[Notes]

① David Wellbery, Judith Ryan.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郭英剑:《文学史能不能这样写?》,《文艺报》,2011年

7月14日,第四版。

③ 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 Benjamin, W..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Chen Yongguo.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ress, 2001. ]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Carr, Edward. *What is History?* Trans. Wu Zhuc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Marcus, Greil and Werner Sollors. A Conversation with Greil Marcus and Werner Sollors about NLHA. *Journalism*. 23 Dec. 2009. 1 Dec. 2012. <[http://www.softadviser.ro/sorina/pdf/lecture\\_notes/journalism/avansati2\\_2009\\_2010/CURS%2013av\\_11mai.pdf](http://www.softadviser.ro/sorina/pdf/lecture_notes/journalism/avansati2_2009_2010/CURS%2013av_11mai.pdf)>

郭英剑:《文学史能不能这样写?》,《文艺报》2011年7月14日,第四版。

[ Guo, Yingjian. "Can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 Written like This?" *Newspaper of Literature and Arts*, 7. 14 (2011): 4. ]

何晶:《王德威:“文学史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文学报》2011年12月15日,第二版。

[ He, Jing. "David der Wang: It Is Time to Rethink History of Literature." *Newspaper of Literature*, 12. 5 (2011): 2. ]

Bill, Jonathan. *Starred Review. Publishers Weekly*. 12. 1 (2012).

Cohen, Patricia. "On new Center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Times*. 9. 22(2009): 3.

Colchie, Thomas. "Review: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Magazine*. 13 (2009): 3.

Davis, Wes. "A Melting Pot Full of Words." *Wall Street Journal*. 9. 26(2009): 5.

Galbraith, Lacey. "A Remarkable Book." *BookPage*. 12. 3 (2009): 1.

Gazy, John. "American and History." *Entertainment Weekly*. 10. 9(2009): 2.

Kadzis, Peter. "Big and Beautiful: Best Gift Books of 2009." *Boston Phoenix*. 12. 1(2012): 3.

Kerns, Michelle. "New Discovery." *Boston Examiner*. 12. 25(2009): 2.

(下转第216页)